

【姬屋藏郊】流浪小狗驯养手册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594429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594429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姬屋藏郊, 发郊
Character:	姬发, 殷郊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24 Words: 4,953 Chapters: 1/1

【姬屋藏郊】流浪小狗驯养手册

by [yuyu1226](#)

Summary

summary：姬发从法场上救下了殷郊

“此生太短，来世太长，忽然因你贪恋韶光。”*

从被关进地牢到上刑场，殷郊都觉得自己与死了没区别，如果不是手脚都被绑缚着，也许他已经一头碰死了也说不定——不按照殷寿给的死法结束生命，可能还能让殷寿不痛快一阵子，殷郊想着，无所谓地跪在那儿，看向下面一双双眼睛——所有人都在看着他，那些人或许曾经在城门口跪拜迎接他，或许曾经在宫殿里向他行礼，但如今都像看笑话一般，看着他衣衫不整、头发凌乱地跪在高台之上，等着刽子手果决的一刀。

可是姬发不让他死，那样危险的境地，姬发也还是义无反顾地救了他，把他带上了马，踏着刀山火海带着他出逃。

“殷郊，”为了甩开穷追不舍的饕餮，姬发穿上了姜子牙的蓑衣斗笠，把马背上的殷郊交给最信得过的兄弟，临行前还急匆匆地叮嘱道，“去西岐等我！”

殷郊记住了这句话，他被人载着来到西岐，来不及见西伯侯，就被安置到温暖的室内，巫医来看过，说殷郊新伤旧伤累加，情绪波动又大，身体虚弱，需要静养，可殷郊偏要做不听话的病人，饭也不吃，觉也不睡，撑着一副躯壳，望着西岐的城门，等着雪龙驹载着姬发出现。

直到晨光破晓，到崭新的阳光洒满大地，马蹄声出现在城门口，雪龙驹跑得四只蹄子都要废了，载回来一个满身是血，但看着尚好的姬发。

“少主回来了！”消息从城门口传来，很快就传遍了全城，自然也传到殷郊耳朵里，他挣扎着站起来，抓过门口的侍卫问：“姬发怎么样？”

“说是都好！”小侍卫眉飞色舞地回答，“受了点伤，但不碍事。”

那就好，殷郊想，他松了口气，然后脚下一软，两眼一黑，就这么晕了过去。

殷郊再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又过去了三天，他睁开眼，挣扎着坐起来，四下打量一番，然后看向窗外——微风轻拂，麦浪翻涌，这里是西岐，不是朝歌。

原来那梦一样的前尘往事，全都是真的。

梦里的刽子手是真的，狠心无情的父王，也一样是真的，殷郊摸摸自己的脖子，开始想，如果自己死在行刑台上就好了。

这样的想法一冒出来，就控制不住。殷郊吃不好饭，睡不好觉，每日都被这个念头困扰着——他没有办法合眼，闭上眼，就能看到母亲绝望的，惨白着的脸，好像在提醒他，你已经是个家破人亡的失败者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

西岐的侍卫与侍女们听从姬发的吩咐，坚持管殷郊叫殿下，即使殷郊反驳过，说自己已经不是太子，用不着这么称呼，他们也只会低眉顺眼地垂着头，轻轻地说，这是少主的命令，他们不敢违背。

“殿下，”负责照顾他起居的侍女又在跪了，“您用餐吧，少主叮嘱过，要看着您多少吃一点。”

殷郊不是刁难人，也不是闹脾气，他就是单纯地吃不下，面对一桌的菜肴，竟然毫无食欲——姬发曾经怀疑他是吃不惯西岐菜式，还专门寻了人给他做家乡菜，可惜殷郊还是没胃口，人也一天天地消瘦下去。

“撤下去吧，”殷郊努力劝自己动了两筷子，觉得喉咙一阵阵发紧，根本咽不下东西，“我吃饱了。”

殷郊不吃饭，这件事连巫医也解决不了，又是抓药又是驱邪地闹了一阵，一点效果也没有。姬发知道问题在哪儿，恨不得天天陪着殷郊，好让他开心一点，可 he 现在是西岐的少主，伯邑考死了，姬昌病了，他得接过父兄身上的重担，每天都被繁忙的政务缠着，只能趁晚上来看一看殷郊。

况且，殷郊见到他，只会更难过——殷寿杀了伯邑考，还把 人 做成肉饼，这样残忍的手法，殷郊也是来了西岐才知道——其实这件事姬发已经在努力瞒着他了，但姬昌因为此事生了心病，时常噩梦不断，西伯侯身体欠安，便总会有流言蜚语在人群中播散开来。殷郊现在每天既不用训练，也不用为殷寿奔波，无事可做的时候便只能静坐着，人静下来，耳朵就要比过去灵，他听着窗外的只言片语，便是猜也猜了个大概，一想起来就几欲作呕。

“姬发，”殷郊很是绝望，“我不配留在西岐，你让我走吧。”

姬发处理完手头上的事，推开殷郊的门，被这话砸个正着，差点没把门拆了：“你说什么呢？”

殷郊披着头发穿着寝衣，一副哪儿也去不了的样子，意志却很坚定：“我说，我要走，我不配留在西岐，殷寿他——”

“好好的提这个做什么，”姬发关上门，脱了披风，往殷郊床边一坐，下人们已经很有眼力劲地离开了，他们俩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，“谁跟你说什么了？”

殷郊摇摇头，辩解道：“是我自己听到的……姬发，你哥哥的事情，我……”太残忍了，他觉得提起来都是在姬发伤口上再捅一刀，皱了一下眉头，不敢往下说了。

姬发长叹一口气，痛苦道：“兄长他——他确实是死于殷寿之手，”反正殷郊都已经知道了个大概，那他就跟人开诚布公地谈，“他的仇我自然要报，只是他的死与你有什么关系？别说你了，连我也是回来才从父亲口中得知细节。”

“可是殷寿毕竟是我父亲，”殷郊眼圈一红，快要落泪，“我身上流着他的血，他杀了你兄长，要我怎么面对你？”

若是姬发一家对他不好，那他还能好过一些，可偏偏这家人都是仁善的性子，便是西伯侯见了 他，也只当他是寻常小辈，和蔼可亲，半点区别对待也没有的，这反而让殷郊心里更难受了。

“什么父亲？”姬发直视着殷郊的眼睛问他，“我记得那日在宗庙，你就要还命给他，虽然殷寿残暴不仁烧了祖宗牌位，你的话也不能不作数吧？”

殷郊回想起当日在宗庙发生的一切，咬着下唇不说话了。

“不管怎么样，”姬发无情道，“你想去哪儿呢？朝歌？还是露宿荒野被殷寿追杀？”

被父亲送上行刑台的废太子没资格回朝歌，况且那里已经没有他的家了，不去朝歌，他又去哪儿？原来天地之大，真的没有他的容身之处，殷郊想着，低下头去，还是没忍住，酝酿了半天的眼泪终于落下来。

姬发看着他哭，一反常态地，半点安慰的意思也没有，自顾自地说下去：“救你那天，我的剑捅穿了殷寿的胸口，我还亲眼看着他坠了楼，”听到这里，殷郊惊愕地抬起头看向姬发，满脸都是泪，可怜兮兮的，可姬发依然不打算管，继续毫无感情地坦白道，“然后我听说，狐妖救了他，他又活了，现在正在一边集结军队打算对付西岐，一边跟狐妖寻欢作乐，还

要把狐妖立为新后呢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殷郊崩溃道，“殷寿和狐妖都好好的？此话当真？”

姬发点头：“我骗你做什么？自然都是真的，你现在死了，他们只怕高兴还来不及。”

这话如同一记重锤砸在殷郊头上，令他痛不欲生，只能大口喘着气，咬牙切齿道：“母后……母后她……”——姜王后为劝谏君王而死，而这荒唐的君王，昭告天下人说姜王后是因御前失仪，愧疚自尽，还要立那狐妖做新的王后，想到这里，殷郊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要碎了，仇恨的声音逐渐盖过消极的想法，自死里逃生以来，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的血，竟然还是热的。

而姬发像是铁了心要揭开殷郊的伤口，把腐肉一齐剝掉，他不顾殷郊绝望的神色，步步紧逼地问，“姜王后生前最挂心的便是你的安危，你要自己去送命，然后辜负她抚育你长大的一片心吗？”

一字一句如同落雷一般，清楚地响在殷郊心里。

“我，可是……”殷郊像是终于撑不住了，紧绷的后背放松下来，豆大的泪珠顺着颊边滚落，坠在领口上，碎成细小的水花，“我该怎么办？”如同过去一样，他没有别人可以依靠，再一次地，只能可怜兮兮地向姬发求助。

“殷郊，”姬发叹了口气，温柔地抬起殷郊的下巴，给人擦眼泪，“心里藏这么多事情，难怪吃不下饭……没有别的办法，现在你就是不愿意，也只能留在西岐。”

“当时……”殷郊被人捏着脸，皱皱鼻子，想说当时在法场上，如果自己死了又是什么光景？可他想起眼前这人不顾一切的施救，又不能往下说了，只好止住话头，打岔道，“算了。”

而这话落在姬发耳朵里，就是另一个意思——当时什么？难不成殷郊还在想着要死么？他心里慌乱，手上也加大了力气，掐得殷郊痛呼一声，姬发却没管，一双眼看向殷郊哭得梨花带雨的脸，目光黑沉沉的，像是在酝酿一场巨大的风暴：“没有当时了，你的命是我救了，那就是我的了。”

殷郊知道，在有关自己性命的问题上，姬发一向是自有打算，并且半点不容人拒绝，霸道得很，所以一对视上姬发的眼睛，殷郊就像预感到危险的小动物一样，后背轻微地发凉——以他对姬发的了解，他知道这人是真的生气了。

因着这种害怕，殷郊被姬发推倒在床上的时候，连反抗也没有，只是一个劲地在哭。

哭什么呢？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哭这段时间的伤心事，也可能是紧张，也可能是为自己说错话了而后悔：早知道姬发对劫法场那天的事情这么敏感，他就不该提起的。

但现在后悔也晚了，姬发惯于拉弓射箭的，手劲大得出奇，三两下脱掉殷郊的衣服，随手就将那单薄的布料撕扯成长长的布条。殷郊只听得一阵裂帛之声，尚未来得及反应，就感觉自己的一双手被压着举过头顶，手腕一紧，竟是被姬发捆了起来。

“姬发！”殷郊觉得危险，非常危险，眼泪都被吓得止住了，抬腿踹人，“你要做什么！先放开我！”

姬发冷笑着一把抓住殷郊的脚腕，顺势一压，再往前一推，把殷郊摆成个双腿支起、门户大开的姿势，力气之大，握得殷郊的脚踝都红了一圈，这让殷郊觉得自己像个木偶娃娃，只有任人摆布的份。

“姬发，你先别激动，”殷郊又羞又怕，手被绑起来，连挡一挡也不成，只能软下声音跟姬发打商量，“我不是那个意思…”

“晚了，”姬发冷酷无情，伸手握住殷郊的膝盖，“不是哭得很起劲？哭你的就是了。”说完也不等人反应，径自扬起一只手，使力在殷郊臀侧一拍，“啪”的一声清脆的响，殷郊被他打得一颤——金尊玉贵的太子殿下除了被爹打过，还没受过这种委屈，便是殷寿，也都是拿鞭子抽他背，哪有这样的——于是不出姬发所料的，殷郊很快就又红了眼眶，本来眼睛就哭得红肿，再委屈一遭，越发的泪汪汪起来。

像是要安慰人一般，姬发甩完这一巴掌，手覆在殷郊挨打的地方略停了停，然后用了点力气揉了起来。他手上都是往日训练留下的老茧，粗糙地贴着殷郊丰腴的臀肉，揉弄得殷郊又麻又痒，比刚刚挨打还难受，扭着腰想跑，又被姬发摁在原地。

“啪啪——”又是两声响，这次姬发无情的巴掌落在殷郊的大腿根，那里的软肉本就敏感，哪里经得起这样的刺激？殷郊是真的害怕了，软着声音想求饶：“别——”，而姬发却像是不想听似的，根本不容他说话，我行我素、不依不饶地又往殷郊经不得碰的会阴处甩了两

巴掌。

“啊——”殷郊疼得只剩下哀哀叫唤的力气，姬发卡在他两腿之间，要他想并腿也并不得，无处可逃的殷郊只能流着眼泪哭求：“别打了，疼...疼！”

姬发的动作停了下来，他俯下身，卡着人下巴掰过殷郊哭得一塌糊涂的脸仔细端详：“哭够了没有？”

殷郊抽抽噎噎，寻着机会，忙不迭点头：“够了...够了，快解开我。”

“解开？”姬发嗤笑一声，“看来是没哭够。”他手往下移，握住殷郊因刚刚挨了打而软趴趴的性器，大力撸动几下，用带着箭茧的虎口抵住人的龟头使劲磨。殷郊刚刚被这人打过，正是羞得不得了的时候，现下又被这样爱抚，快感与耻感交织，竟然很快就硬了起来。

“殿下，这也能爽到？”姬发今晚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，可能是被吓的，也可能是被气的，讲话半点不留情面，“认识这么久，倒是头回知道。”

殷郊快被他羞死了，但是身体的反应也骗不了人，只好闭着眼睛装看不到：“你别——”

但殷郊今晚的每一句求饶几乎都在起反作用，比如现在，他告饶的话刚出口，姬发就立刻加大了手上撸动的力度。

酥麻的快感席卷全身，殷郊下意识挺腰迎合着姬发的动作，牙齿咬着下唇，想叫又不敢叫的样子。姬发一边伸出空闲的那只手来解救殷郊快要被咬出血的唇瓣，一边加快了动作，看殷郊满脸潮红的样子，他摊开手，掌心在殷郊红润的龟头上重重一碾——

“呜——”殷郊哭吟着，绷紧了腰腹，就这么射了出来，白浊落在蜜色的小腹上，颜色对比分明，十成十的漂亮色情。

姬发伸手沾了那白浊，手指尖探到殷郊臀缝间，抵住人紧闭的穴口揉弄两下。殷郊方才高潮过，还在伸着舌尖吐气，正是浑身绵软的时候，被这么一揉弄，已是丢盔弃甲，毫无抵抗力，双腿大张着，一副任人处置的样子。姬发耐着性子给他揉了几下，看时机差不多了，指尖往里探，长驱直入就进入了殷郊那未曾被造访过的甬道。

“嘶——”殷郊觉得不适应，刚要挣扎，就被姬发按住了，那人的手指在他后穴里试探一般地捣弄，沿着高热的内壁一寸寸的按压，直到殷郊因为突如其来的剧烈快感猛地一抖，姬发才终于停下探索的动作，略用了点力气，手指抵住那让殷郊舒爽不已的一点揉弄起来。殷郊的身体还处在高潮的余韵里，根本受不了这样，但逃也逃不掉，想去拽姬发的手腕又被绑着手，只能忍不住地浪叫起来，小腿绷得紧紧的，腰腹挺起又落回床单，可怜兮兮的性器不一会儿就又被迫硬起来，后穴也开始湿漉漉地淌水。

姬发的手指都被殷郊的淫液打湿了，他抽出手，故意在殷郊脸上刮了一道，殷郊已经快要神志不清，下意识张嘴，伸舌头去舔嘴角被抹上的液体，红艳艳的舌尖一卷，水光盈盈、热气腾腾的。姬发看着这一幕，觉得自己的定力已经到了极限，不愿再忍，解开衣裳，扶着已经勃发多时的性器，径直往殷郊穴里送。

压抑的情绪爆发，姬发半点不温柔地大力操弄着殷郊，直操得殷郊喊不出一句完整的句子，只能在他身下语序颠倒、茫然无措地求饶。这还不够，姬发想着，俯下身张口含住殷郊的喉结，舔弄两下，然后牙关一合，给人留下一个深深的齿痕。

“呜——”殷郊低吟一声，脖子被叼住的感觉实在算不得好，有种被扼住命脉的恐慌感，但一想到咬他的这人是姬发，他又很乖顺地仰起头来让人胡闹。姬发似乎被这一下刺激到了，唇舌含弄着殷郊柔软的皮肉，又啃又咬、极尽缠绵地往下游移，在殷郊的锁骨与胸前留下或深或浅的牙印，甚至连人红艳软绵的乳头都不放过。

殷郊被折腾得够呛，全身上下都失守，手也被绑得很酸，只得眼泪汪汪地告饶：“姬发...帮我，解...”

姬发抬眼看着他，神色不辨喜怒，只目光依然深沉得像窗外的夜色：“解开还想着跑么？”

“不跑了，”殷郊摇着头，哽咽着许下承诺，“我就待在西岐...哪儿也不去。”

烛火摇曳，被翻红浪，只听得姬发压低声音哄了两句，殷郊抽泣了一回，此后便只有满室春声了。

待到云消雨散，姬发着人去烧水，殷郊软绵绵地躺在床上，身上全是青青紫紫的印记，已是不能看了。姬发有点后悔起来，扯过被子把人盖好。殷郊伸手来扯姬发袖口，声音嘶哑地撑着倦意开口：“姬发，打个商量，以后不要再管我叫殿下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姬发反握住殷郊的手认真问，“怎么突然提起这个？”

“也不是突然...”殷郊低垂着眼，“我已经同成汤王室断绝关系，已经不是太子殿下了。”
“原来是为了这个，”姬发轻松地笑起来，俯下身亲亲殷郊眼角的泪痣，“少主夫人、世子妃也是殿下，有什么叫不得？”

—end—

*:出自歌曲《弦歌引》

看到的小伙伴:我在LOF开了个点梗 截止周日晚上！写过的cp都可以点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LOF评论参与！ID:虞屿 头像是狮子王的那个☺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